

● 西方哲学

# 论数的概念与毕达哥拉斯数的哲学<sup>\*</sup>

卿 文 光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卿文光(1963-),男,安徽蚌埠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

**[摘要]** 在米利都自然哲学之后,希腊哲学转向寻求超感性的纯思想是有其必然性的,奥菲斯教的思想内容正是第一个超感性的纯思想:存在概念。而数的概念是以存在概念为惟一前提的。因此说,毕达哥拉斯的奥菲斯教信仰对他的哲学必然起了重大作用。纯数学产生于毕达哥拉斯,且只有希腊人有纯数学,原因就在这里。

**[关键词]** 数;存在;毕达哥拉斯;奥菲斯教;纯概念

**[中图分类号]** B50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2-0162-05

数是人类最早产生的范畴之一,毕达哥拉斯数的哲学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重大进步。由于数的概念同存在概念在逻辑上有直接关系,而毕达哥拉斯数的哲学同他的奥菲斯教信仰亦有直接关系。因此,对存在概念及奥菲斯教要作分析与说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有对毕达哥拉斯哲学的具体论述。但对这一哲学的由来、意义与局限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细致和深入。同时还要指出,毕达哥拉斯哲学紧接米利都自然哲学,它对后者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米利都学派开始。

—

希腊科学和哲学是从米利都学派主张水、气等是万物的本原开始的。在今人看来,气、火、水、土每一个都是不纯粹的,都有复杂的成分和结构。但古人不可能有这种认识,气、火、水、土这些东西只是古人从感觉中抽象来的,实际并没有超出感觉。但它们又不同于感觉,它们已开始是概念,是抽象思维的产物,米利都学派认为它(们)是万物的本质,这标志着希腊人理智思维的觉醒。米利都学派寻求对万物的统一理解,并且这种理解具有概念的形式,这正是科学精神,是真正科学的开始。但米利都学派虽说有科学精神,但其内容还不是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科学必须有超越感觉经验的客观性。米利都学派为万物即一切感觉的东西寻求本质,证明它已意识到感觉东西没有真理性。但被认作是感觉东西的真理的东西:水、气之类只属于最初的理智范畴,即感性的质的范畴。但这种范畴仅来自对感觉的简单抽象,其内容并没有超出感觉经验,故用它来理解其他感性物就只是一种主观的说明,如亚里士多德猜测的万物都由潮湿的东西滋养,水是潮湿东西的本性<sup>[1]</sup>(第34页)之类。米利都学派的局限并不在于它企图用自然来理解自然,因为自然科学的本性就是如此,但被作为是本质的自然东西必须具有客观性,必须是一种普遍物,因而它只能是一种感性的思想物,具有超感觉的客观规定性。比如力、场这些现代科学的概念,就其能为人

的有限思维把握来说仍是感性物。但它们是感性的思想物,不能从感觉经验中获得,它们来自超感性的纯思想领域,感性的思想物只能是纯思想与感觉经验的统一。我们知道,康德和胡塞尔哲学的一个旨趣,就是证明有超验超感觉的纯思想,其实,黑格尔对纯思想才有最深刻的洞见。黑格尔哲学能告诉我们科学精神是从哪来的,内容有客观性的科学是从哪来的。合乎概念的思维并不仅是形式,思维的对象和内容并不在概念之外,否则科学就不会超出万物本原说、四根说而前进一步。理智思维首先是一种意识,对象和内容直接看去在它之外。依照黑格尔看,思维如果是真正科学的亦即合乎概念的话,它就是一种要超越对象和内容的外在性而以自身为对象的无限冲动,是一种追求与自身的统一的精神东西。在这种思维中,对象和内容的外在性就被扬弃了,它们就被证明为是由思维建立的东西,这种对象和内容之对合乎概念的思维的关系就是范畴,即纯思想。所以说,纯思想并不像康德胡塞尔所说的那样只是单纯的自在存在,它们其实是有生命的精神东西,它们只有在这一精神东西中才有其存在和生命。纯思想的运动和统一就是黑格尔《逻辑学》的主题,笔者称其为精神概念,这个“精神”就是黑格尔哲学中的那个对我们理解黑格尔哲学最为关键但又最神秘难解的 Geist,英文译作 Spirit。黑格尔的精神概念是内在于一切民族和个体的意识和精神中的,但心理学、人类学、种种历史科学对它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把握,因为它们立场、方法只是反思。一个民族精神乃是这个民族的意识、伦理生活和精神生活等一切环节的总和和统一,它当然会受到它生存于其中的外在环境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构成精神内容的全部,因为在任何一个真实具体的精神(亦即一个民族精神)中都有那超越任何外在东西影响的作为精神的精神本身,这就是精神的概念,黑格尔辩证法就是精神概念的辩证法,就是精神概念本身。所以,要借助黑格尔哲学来讨论本文主题,因为数的概念是精神概念依概念必然具有的一个环节,因而也是每一文明民族在理智开启后必然会自觉到的一个范畴。合乎概念的思维根本上必然以自身为对象,自然科学并不例外。因为,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统一性源于精神概念,真正的自然科学所以有客观性,所以总是在寻求更高的本质和统一,正是那内在于科学家的思维中的精神概念在起作用。由此可见,希腊科学要想超出米利都学派,那被认作是万物本原的感性物必须是感性的思想物,毕达哥拉斯的数就是最早为希腊人达到的感性的思想物。

## 二

要理解毕达哥拉斯数的哲学,必须从数的概念亦即作为数的数的意义谈起。我们知道康德认数学是先天综合判断,它源于对时间和空间的纯直观,而时间和空间是存在于人的心灵中的纯感性直观形式,这就是说数和量是先天存在于人的心灵中的纯粹的感性物,人们对它可以直观地把握而无须任何感觉经验。撇开这一说法所具有的某种心理学痕迹,这一见解道出了数的概念的本性。数、量可以为感性意识把握,这证明它是一种感性物;但把握它不需任何感觉经验,表明它又是一种超感性的思想物,它是超感性的纯概念同感性物的统一,故它高于感性的质。毕达哥拉斯不再在感性的质的东西中寻求本原,而认为数是万物(即感性的质的东西)的本原,并且他还努力用数来理解它们,这证明他已能把数同感性的质的东西区别开,意识到前者高于后者。为何毕达哥拉斯能有此洞见,这与他的奥菲斯教信仰有直接关系。早期毕达哥拉斯派同时是信仰唯灵论的奥菲斯教。在古人理智初启刚刚开始理智思维的时候,他们最早抓住的范畴就是气火水土这种感性的质的东西。由于内在于这个意识中的概念的作用,这个意识必然把某个质的东西认作是本质。但感性的质的东西是变动不居的,唯灵论精神的一个积极意义即在于最初只有它认识到这一点,因为能真正理解感性的质生灭无常没有真理性,这不是常识见解而是一种精神的洞见。米利都学派并没有这种真正洞见。依概念数高于感性的质,在理智初启思维范畴仅只是质的时候,能自觉到数高于质的那一意识必然是超理智的精神东西。奥菲斯教所以说与毕达哥拉斯对数的洞见有直接关系,是因为能够证明,这种唯灵论的逻辑内容就是超感性的纯思想本身。奥菲斯教的灵魂不朽说同埃及人和佛教的类似东西很不一样。如埃及学者所言,埃及人信仰灵魂不朽不过是想在来世继

续他的感官享受<sup>[2]</sup>(第 144页),这只是自然迷信,毫无超感性的精神意义。佛教知道感性物生灭无常没有真理性,真理在它们之外;但它所认识的真理与感性物只是外在对立,它还不能扬弃这个对立返回自身,故它不是那超感性的返回自身的精神,即不朽的精神的我,故它否认有不朽灵魂。由此可知,唯灵论宗教的所谓不朽灵魂其实就是超感性的返回自身的精神,其逻辑内容就是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依照黑格尔,精神概念是一切真实具体的精神东西的本性和理想,它内在于一切民族和个体的意识和精神中,作为超感性的普遍物它超出了感觉,超出了常人所解的实只是心理表象这种意义的思维,它也能扬弃一切感性冲动和欲望,这不仅表现在一切唯灵论宗教的虔信者的生活中,亦表现在一切有真正科学精神的学者的学术生活中,黑格尔所说的概念、理念就是支配着唯灵论信仰和科学精神的这个东西。奥菲斯教认为感性生活有罪,它对不朽灵魂的描述没有任何感官享受的东西<sup>[3]</sup>(第 211-219页),这证明它所说的不朽灵魂是真正超感性的返回自身的精神,其内容只能是精神概念。但把它与同样认肉体有罪信仰灵魂不朽的基督教相比较,就可知奥菲斯教对不朽的灵魂尚无任何具体认识。我们可以把它对不朽灵魂的认识同基督教这种唯灵论宗教对比一下。由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等信仰可知,这种唯灵论对超感性的精神有很具体的认识,奥菲斯教则只知道它存在而已,故可知奥菲斯教的思想内容只是存在这一超感性的纯思想的最初环节。我们有感觉,对数量有感性直观,但对存在本身不可能有感性把握。我们自认为能把握这张桌子存在这一陈述的意义,但须知这种把握主要不是感觉或感性直观,而是超感性的思维,在这一陈述中超感性的思维已经在起作用了,这个超感性的思维首先就是存在概念。因此,为了把握奥菲斯教与毕达哥拉斯数的哲学的关系,对存在概念必须有所理解。

### 三

由于精神概念是超感性的返回自身的纯思想,它因此构成一个与感性、现世对立的有其独立存在的领域。精神概念是一个自身统一的东西,故在与感性、现世的对立中它首先就显现为一个在感性、现世之上的单纯东西。由于精神概念是以自身为对象的纯粹意识,其内容同时就是它对这一内容的自觉。因为内在于一个真实具体的精神中的精神概念对自己有了现实的意识,它必然首先意识到自己与感性、现世的对立,意识到后者并无自在存在,而自己则是有独立的和唯一的自在存在的单纯东西,故单纯的自在存在亦即存在本身就是精神概念对自己最初的意识或规定,因此存在概念就是精神概念之作为单纯的自在存在,或者说是被理解为单纯的自在存在的精神概念,希腊存在概念的意义正在于此。我们知道,奥菲斯教对超感性精神的自觉只是知道它存在而已,故奥菲斯教的逻辑内容恰好就是存在概念。当然存在概念在这里是以表象形式而不是以概念形式被把握的,但这个表象的内容不是任何感性、现世的东西,而是超感性的精神,因此绝对可以说存在概念在巴门尼德之前已经为奥菲斯教把握到了。依照黑格尔,哲学和宗教是一致的,因为每一民族有真正生命的哲学只能以这个民族精神的内在灵魂为对象,与其宗教必然有内在的同一性。理智开化前希腊人就有超感性的唯灵论宗教,这证明超感性超自然的精神是希腊民族精神的一个本质方面。

有了对存在概念的上述认识,我们就可以正面讨论数的概念了。数不是超感性的纯思想,而只是感性的思想物。黑格尔《逻辑学》对数的概念有一演绎,这个演绎是说,数是存在概念同感性的质的统一。那么,存在概念为何要离开自身去规定质?我们知道存在概念是精神概念对自身的最初的知或规定,在这一规定中它仅把自己认作是单纯的自在存在。但它依概念所固有的自为的绝对否定性仍是要起作用的,它之所以能规定感性物,并且在离开自身而去规定感性物时仍在自身之内,即在于它是这种自为的亦即返回自身的绝对否定性。超感性的精神概念对在它之外的有限物的最初规定当然就是对感性的质的规定,这种规定不是对感性的质的东西的简单取消,因为精神概念是与自身的具体同一,它对感性的质所否定的只是它们的绝对异己性外在性,如它们的恶的无限的生灭,并且在这一规定中它同时是在返回自身。这一规定的最初完成是数。数仍是感性物,因为它对自身仍是外在的。1之外有另一个 1,一个有

限量之外有另一个有限量。但这两个 1 又是同一个 1, 这两个有限量是同一个有限量, 故数又有自身同一的一面, 这是它超感性的一面, 但这一超感性只是单纯的自在存在, 故可知数是自在存在的概念: 存在概念对感性的质的规定。但这其实是内在于存在概念中的精神概念本身对感性的质的规定, 只不过精神概念在这里仅把自己认作是单纯的自在存在, 故它对感性的质的东西的规定就仅被看做是存在概念与感性物的统一。注意, 精神概念对感性的质的扬弃乃是精神概念依概念必然会有逻辑运动, 从概念上讲它总已是完成了的。但因为存在概念是精神概念第一次以思想形式被自觉, 故数的概念被把握只能在存在概念被把握之后, 并且也必然被把握, 因为意识能自觉到存在概念, 这证明它已知道真理是超感性的自在存在, 而这正是意识之把握数的概念所需要的一个前提。可见, 说数的概念被把握只能在存在概念被把握之后, 这个“后”主要是逻辑上的, 时间上不可能有什么差距。所以, 在巴门尼德自觉到存在概念后, 爱利亚学派对数很快就有了清醒的意识, 黑格尔所引用的芝诺的一句名言证明了这一点: “对某种东西说一次, 和老是说它, 乃是一样的”<sup>[4]</sup>(第 281 页), 而亚里士多德对数和量的概念的认识更为透彻, 他有言: “数目作为数目有其特有的属性, 如奇和偶, 通约和相等, 超过和不足等等, 这些东西就其自身地存在于数目中, 并且彼此相关”、“可感觉的线也并不是几何学所说的那些线(所以, 直和曲也都不属于可感觉的东西, ……)”<sup>[11]</sup>(第 87, 71 页), 由此可知, 希腊人对数的概念的认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了最后完成。

#### 四

有了对数的概念的上述认识, 我们就可以具体讨论毕达哥拉斯数的哲学了。由于毕达哥拉斯的唯灵论信仰他必然知道真正的自在存在高于感性的质, 并且他对唯灵论精神的内容乃是概念这一点还有所自觉。我们知道佛教有自己的知识和概念思辨, 但这只是为达到其信仰的终极目的服务的, 作为终极目的的寂灭并不是概念。奥菲斯教的精神是超感性的返回了自身的精神, 其内容必然是这种纯概念, 毕达哥拉斯的卓越之处即在于他大致意识到了这一点, 为此他抓住了数。用数来表达超感性的真理, 其合理性在于数依概念高于感性的质。但数只是感性的思想物, 还不是超感性的思想本身, 用数来表达超感性的精神自然是错误的, 这表明毕达哥拉斯没有达到对超感性的返回了自身的真理的概念自觉, 虽说他努力去这样做。由于毕达哥拉斯没有把握存在概念, 他对数的概念就不可能有真知。由他视数是万物本源, 用数来规定万物可知, 他自在地是知道数高于感性的质。但数不仅是高于感性的质, 还绝对扬弃了它。数同感性的质不一样, 不同的数之间没有质的差异, 故数不可直接用于规定质的东西。用数、量来规定质的东西, 首先要求数、量在自身内必须有进一步的具体规定, 以使它们在自身内有一些本身亦属于量的范畴的质的差异, 比如圆形和正方形的差异之类; 二是数、量必须超出自己, 使自己成为有质的规定的东西的一个环节, 这样所谓用数、量来规定质, 实乃是用以数、量为自己的一个环节的某种质的东西来规定低级的质, 希腊原子论及近现代科学就是这样。但毕达哥拉斯却只是把不同的数同不同的质的东西直接相联系, 比如把数的奇偶性同直接的质的关系如阴阳、左右相提并论, 这证明他把数之间的区别事实上看做为感性的质的区别, 在概念上对二者并未真正区别开。其实, 认为数是万物本源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在理智开启之初, 所谓万物的规定性只能是感性的质, 而数是绝对扬弃了感性的质的, 它不可能像水、气这些直接的质的东西那样可以与万物直接相联系。但毕达哥拉斯用数而不是用质来理解万物, 这证明他确乎知道数在概念上高于质。准确的讲, 毕达哥拉斯的唯灵论信仰使他能够抓住数, 知道数高于感性的质。但由于还不能合乎概念地把握这个超感性的自在存在, 故他不可能达到数的概念本身, 这导致他对数看得既太高又太低。太高是由于他的唯灵论信仰, 使得他赋予数以超乎其概念的超感性的自在存在的这一意义, 太低是因为他未达到数的概念, 事实上对数只能按感性的质来理解, 这两点都构成了他对数的迷信。但这种数的迷信同中国古代对数的迷信有很大区别。中国古代理智思维的自觉水平只是感性的质, 数在那里完全是按感性的质的东西来理解的, 丝毫没有意识到二者的概念差异, 比如周易把数的奇偶性直接归结为感性的质的阴阳性。毕达哥拉斯固然也将数的奇偶性同质的阴阳性相比

附,但他是用数的奇偶性来解释质的阴阳性,二者完全相反。朱熹有言:“气便是数,……有是气,便是是数”,“数亦是天地间自然底物事”<sup>[5]</sup>(第 1609,1608页)。中国古人的理智思维对天、地及天地间万物的自觉水平只是感性的质,朱熹在这里把数归结为感性的质,这正是中国古代对数的认识水平。当然,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毕达哥拉斯对数的迷信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理智思维,这种思维所以是迷信,是因为它还未自觉到客观的理智思维所要求的最起码的范畴:存在概念和数的概念。但毕达哥拉斯对数的认识却高于古代中国,因为他知道数高于感性的质。这种差异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希腊自毕达哥拉斯起有了纯数学,中国古代却没有也不可能,因为纯数学是合乎概念地看待数的必然产物,其内容不过是数、量的概念的规定性的具体展示。毕达哥拉斯认识到数在概念上高于感性的质,认为数有其独立的存在,独立于自然哲学的数的科学:纯数学由此诞生。但由于毕达哥拉斯还不能合乎概念地看待数,这种纯数学还不可能是真正的纯,还不能与关于数的种种迷信划清界限。只有在巴门尼德自觉到超感性的自在存在:存在概念之后,数的概念才会被把握,真正的合乎概念的纯数学才会产生。所以说,固然独立的数学科学是由毕达哥拉斯创立的,但严格意义的纯数学却是在巴门尼德之后才会有的,巴门尼德对纯数学的创立所作的贡献并不在毕达哥拉斯之下。

### 参 考 文 献

- [1] 希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 7 卷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 [2] 德 汉尼希, 朱威烈. 人类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 [M].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 [3] 王晓朝. 希腊宗教概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4] 德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 1 卷 [M]. 贺麟, 王太庆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5] 黎靖德. 朱子语类: 第 4 册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责任编辑 严 真)

## Concept of Number & Pythagoras's Philosophy of Number

QING Wen-g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QING Wen-guang (1963-),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Western philosophy.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ly proves that after Miletus Philosophy Greek Philosophy inevitably made a great effort to seek the pure thoughts, and proves that the content of Orphicism is the Conception of Being. The article secondly gives a discussion to the Concept of Number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Concept of Being, and proves that the Concept of Number takes Concept of Being as its only prerequisite, so we can say that Orphicism must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to Pythagoras' Philosophy of Number. This is the reason why Pythagoras had an ability to create the pure mathematics, and why the pure mathematics was created only in ancient Greece.

**Key words** Number; Being; Pythagoras; Orphicism; The pure conception